

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精选集

SARA PARETSKY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缪莹 译

III

守护天使

*Guardian
Angel*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守护天使

Guardian Angel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缪莹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GUARDIAN ANGEL

By SARA PARETSKY

Copyright © 1992 BY SARA PARETSK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8-55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护天使 / (美) 莎拉·派瑞斯基著; 缪莹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9

(守护天使: 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精选集)

ISBN 978-7-5133-3165-4

I. ①守… II. ①莎… ②缪…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6027 号



守护天使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缪莹 译

责任编辑: 曹晓雅

责任校对: 刘 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插图: 宣 和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18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一版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165-4

定 价: 258.00元 (全五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午夜文库——

莎拉·派瑞斯基

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系列



莎拉·派瑞斯基

Sara Paretsky (1947—)

莎拉·派瑞斯基是美国侦探小说史上著名的冷硬派女作家。她将芝加哥打造成与纽约、洛杉矶等地齐名的冷硬私家侦探的诞生地。她笔下的维·艾·华沙斯基 (V. I. Warshawski) 是世界侦探之林不多见的女性私探，因兼具美貌与果敢，而被誉为“芝加哥最美的私人侦探”，并被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票选为“最受欢迎女侦探”前三名。

一九四七年，莎拉·派瑞斯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的埃姆斯，长于堪萨斯州。她是个很会念书的聪明人，先在堪萨斯大学拿到政治学和俄语双学士，之后同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和历史博士学位。她曾在芝加哥都市研发局工作，以自由撰稿人的身分评写商业文章。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六年间，则在CAN保险公司担任行销部经理。此后，才成为专职作家。

派瑞斯基自幼就开始创作，但是那些儿时的作品却从未出版发表。后来，她回忆成名前的经历时曾认为，自己对侦探这个角色的设定一开始就出错了：“一九七九那一年，”她如是说，“我才了解到我一心想要创造的私探，原来是在模仿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主角，差别只在于性别不同。如今我已明白，我要

写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和我一样做事情过日子的女人，而且试图在男性主宰的领域中获得成功。”

就是因为这份企图心，使得派瑞斯基和苏·格拉夫顿、玛西亚·穆勒（Marcia Muller）并称美国三大冷硬派女杰。同样是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派瑞斯基的风格笔触却更为强悍泼辣，令人不禁想起文风野蛮残暴的米基·斯皮兰。但她所描述的绝非反社会行为，而是要藉由揭露谋杀案的真相来发人省思，进而突显更大的社会议题，尤其是隐藏在芝加哥这个工业城其黑暗腐败的一面。

除了在美国本土饱受好评外，派瑞斯基的作品还极获英国评论家的赞誉，一九八二年，她的第一本犯罪小说《索命赔偿》出版，立刻引起侦探小说界的极大反响。一九八八年，以《血色杀机》（*Blood Shot*）赢得英国犯罪作家协会的银匕首奖，二〇〇二年，她已荣获象征终身成就的钻石匕首奖。二〇〇三年再以《黑名单》（*Blacklist*）摘得金匕首奖。

派瑞斯基是知名作家，也是杰出的编辑，她编过几本短篇故事选集，其中的《女性之眼》（*A Woman's Eye*）曾获安东尼奖。此外，她还成立了“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犯罪作家协会”，同时兼任第一届主席。

二〇一一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宣布，将“大师奖”颁给莎拉·派瑞斯基。至此，她已将侦探小说界最重要的几个奖项尽数收入囊中，她的作品被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量逾千万册，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作家。

重要作品年表: Warshawski novel

Indemnity Only (1982)

Deadlock (1984)

Killing Orders (1985)

Bitter Medicine (1987)

Blood Shot (1988)

Burn Marks (1990)

Guardian Angel (1992)

Tunnel Vision (1994)

Hard Time (1999)

Total Recall (2001)

Blacklist (2003)

Fire Sale (2005)

Hardball (2009)

Body Work (2010)

Breakdown (2012)

献给马克和伊娃。

“轻一点，因为你踩着他们的梦。”

——W.B. 济慈

目 录

1	第一章 性与单身女孩
10	第二章 可选的黑色领带
19	第三章 疯狂吃喝
28	第四章 鸡蛋上的黑麦威士忌
36	第五章 执行私刑的暴徒邻居
44	第六章 在拉辛大道进进出出
51	第七章 签约新客户
59	第八章 解决你的难题
65	第九章 未经雕琢的钻石
73	第十章 去找狗
79	第十一章 人吃狗
86	第十二章 布鲁斯指引了谁——欢迎来到你沾满血污的床上
93	第十三章 孝道
99	第十四章 路德再生
106	第十五章 旁边去，西绪弗斯
116	第十六章 在 OK 的太平间一决胜负
124	第十七章 另一条芝加哥的漂流鱼
130	第十八章 不是皇冠上的珠宝
141	第十九章 回头的浪子
148	第二十章 法律企业
158	第二十一章 把朋友扔向狼
165	第二十二章 表的旁边
172	第二十三章 被科技耍了
179	第二十四章 赫丘利斯的劳动力
188	第二十五章 撑满肚子
195	第二十六章 坏女孩很晚还在外面
200	第二十七章 在晚饭时间到街上去

目 录

- | | |
|-----|-----------------------------|
| 207 | 第二十八章 德行的典范? |
| 217 | 第二十九章 和无所事事的富人喝酒 |
| 225 | 第三十章 寄宿公寓来了 |
| 233 | 第三十一章 渗透进一家公司 |
| 241 | 第三十二章 摇荡的夜晚 |
| 250 | 第三十三章 回忆午夜游泳 |
| 258 | 第三十四章 法律强壮的臂膀 |
| 266 | 第三十五章 艰难一日的夜晚带来的后遗症 |
| 273 | 第三十六章 临终遗嘱 |
| 284 | 第三十七章 一只给孔特雷拉斯先生的鸡 |
| 290 | 第三十八章 前夫露面 |
| 295 | 第三十九章 离婚之后仍苦恼 |
| 303 | 第四十章 不再想念 |
| 313 | 第四十一章 银行家的新品种 |
| 322 | 第四十二章 刺激新闻界 |
| 327 | 第四十三章 高电压的市场营销计划 |
| 337 | 第四十四章 最后的电话 |
| 345 | 第四十五章 新职业在招手 |
| 353 | 第四十六章 新来的废物——但不是来自纽约萨克斯第五大道 |
| 358 | 第四十七章 系统短路 |
| 365 | 第四十八章 脱身 |
| 371 | 第四十九章 当高管层发话了…… |
| 379 | 第五十章 圣斯蒂文森和卡车 |
| 388 | 第五十一章 是罪有应得——还是其他什么 |
| 394 | 第五十二章 试着打结 |
| 399 | 第五十三章 隐秘的思乡之郁 |
| 408 | 第五十四章 离家很远 |

我看着它走下三段楼梯。怀孕让它的身体两侧膨胀起来，步速也慢了下来，但是它还是成功地走到后门处它的地盘上，才拉了出来。排泄完之后，它没有像平常一样走到院子里赶走猫和其他来找食物的动物。相反，它摇摇摆摆地回到楼梯边，在一楼门外停了下来，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

很好。让孔特雷拉斯先生照顾它吧。他是我住在一楼的邻居，这条狗的半个主人。他得为它现在的状况负全责。好吧，不是全责——街头与我家隔了四户人家的那只拉布拉多也得为此负责。

有一个星期，我离开家去参加一桩工业蓄意破坏案的审理。那时佩皮进入了发情期。我找了一个朋友一天来遛它两次——嘱咐要给它拴上短皮带。我朋友是个家具搬运工，肌肉如铁一般结实。当我告诉孔特雷拉斯先生这件事就交给蒂姆·斯特里特时，他很受伤。然而，不幸的是，他没有说出口。佩皮是只训练有素的狗，一喊它就会跑过来。它并不需要拴上皮带；而且，好吧，我以为自己是谁，能安排人来遛佩皮？如果不是有他在，佩皮根本不会得到照顾，我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里有二十个小时都不在家。我就要离开家了，不是吗？这只不过是我不视他的又一个例子。而且除此之外，他比我带回来的那些年轻傻瓜中的绝大多数都要适合。

我急着出门，没有听他说话，只是认同他以七十七岁的年龄来说身材很标准。我让他在这件事上听我的。仅仅十天之后，我就听说孔特雷拉斯先生在蒂姆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就解雇了他。这灾难般的结局，已经完全可以预料到了。

当我周末从坎卡基^①回来的时候，这位老人一脸悲哀。“我不知道

①伊利诺伊州地名。

这是怎么发生的，宝贝儿。它一直都这么乖，一喊就来。这回它就从我身边，直冲着街那头飞跑过去了。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我想我的天哪，它要是被车撞了，要是丢了，要是被绑走了，那可怎么得了啊！你知道的，报纸上说那些实验室雇人从街上啊、院子里啊偷狗，你会再也见不到你的狗，也不知道你的狗出了什么事。我抓到它的时候，大大地松了口气，谢天谢地，我要怎么说才能让你明白——”

我毫不留情地嘲讽道：“那你打算怎么跟我说这件事？你不想给它绝育，但是它发情的时候你又控制不了。如果你不是这么顽固的话，就会承认这一点，你就会让蒂姆遛它。我就跟你说这么多——我不会花时间去给它那些见鬼的后代找好去处的。”

这话让他突然发了脾气，愤怒地摔门回到他的房间去了。我整个周六都在回避他，但是我知道我们得在我再次离开家之前讲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独自照顾一窝小狗崽子。不管怎么说，我年纪渐长，无法享受满腹怨恨的感觉了。周日早上，我继续修复我们的关系。我甚至待到了周一，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看兽医。

我们像一对没有照顾好出轨少女的父母那样，怀着愤怒而紧张的情绪把狗带到诊所。兽医没完没了地鼓励我说金毛犬有时候一胎能生十二只小狗。

“但是既然这是它的头胎，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他加了一句，快活地大笑起来。

我看得出来孔特雷拉斯先生很高兴能拥有十二只黑金相间的毛球；我一路以八十五码的速度开回坎卡基，尽可能拖延我在那里的

工作。

那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现在我多多少少已经对佩皮的事情认命了，而我很欣慰的是，它似乎是在一楼做窝。它在孔特雷拉斯先生

的沙发后面选定了一块地方。他抱怨说它把报纸撕碎了扔在那儿。但是我知道如果它决定把巢穴安在我的屋里，他会感到很受伤的。

现在它快生了，几乎整天和他一起待在房子里。但是昨天晚上孔特雷拉斯先生去参加了一个“拉斯维加斯之夜”的活动。那是他的老教区办的。他已经为此事忙碌了六个月，不想错过，但是他给我打了两次电话，以确定佩皮还没有要生。第三次电话是在半夜。他打来是为了跟我核实，我有没有把他们租的那个大厅的电话记下来。这第三通电话让我想到佩皮很有可能早上六点就把他喊醒。这给了我一种恶意的快感。

六月的阳光很明亮，但是清晨的空气还是冷得让我赤裸的双足无法踩在门廊的地板上。我没有等这位老先生起床就先回屋了。直到我踢掉短裤、摇摇晃晃地爬回床上时，我还一直能听见佩皮低沉压抑的吠叫。我光着的腿滑过床单上一块湿漉漉的地方，是血。这不可能是我的血，那么就只可能是狗的血。

我套上短裤，拨了孔特雷拉斯先生的号码。在他接电话之前，我就穿好了及膝的袜子和运动鞋。他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出来。

“你们昨天晚上肯定很享受美好的旧日时光。”我愉快地说道，“但是你最好起来，面对这个日子——你就要再度成为外祖父了。”

“你是谁？”他用刺耳的声音说道，“如果你是在开玩笑，你必须知道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而——”

“是我。”我打断他，“维·艾·华沙斯基。你楼上的邻居，想起来了？好了，你的小狗佩皮在楼下你的房门前叫了有十分钟了，叫得都要死掉了。我想它想进去生几只小狗。”

“哦，哦。是你，亲爱的。狗怎么了？它在我的后门口叫。你让它出去多久了？它快要生了，这会儿不能在屋外晃荡乱叫——它会感冒

的，你知道。”

我咽下了好几种讽刺的评价。“我刚在我床上发现了一些血迹。它可能要下崽子了。我马上下去帮你安排好事情。”

孔特雷拉斯先生说了一串复杂的指示。他甚至告诉我该穿什么衣服。这些话听起来没什么意义，于是我粗暴地挂了电话，转身去了屋外。

兽医强调过佩皮在生产的时候不需要任何帮助。如果我们在它生孩子的时候搅和进去，或是抱起头一只小狗，反而会引起它强烈的焦虑，以为它不能靠自己生完所有的孩子。我不相信孔特雷拉斯先生能在这么兴奋的时刻记住兽医的话。

当我到楼下的时候，老先生正给佩皮关上后门。他透过玻璃看了我一眼，觉得我打扰了他。接着他消失了一分钟。当他终于打开门的时候，他拿了一件旧工作服给我。

“进来之前穿上它。”

我用手挡开那件衬衫。“这是我的旧运动衫。我不担心会沾上什么东西。”

“而我也不会担心你那愚蠢的衣橱。我关心的是你里面穿的什么，或者你里面什么也没穿。”

我凝视着他，十分惊讶。“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得穿上胸罩才能照顾狗了？”

他那皮革色的脸涨成暗淡的红色。想到女性内衣，就会让他倍感尴尬，更别说听到这些词被大声说出来了。

“这不是因为狗。”他怒气冲冲地说道，“我想在电话里告诉你，但是你挂了我的电话。我知道你喜欢就这么在屋子里晃悠，而这不会让我有任何困扰，只要你自己觉得这样体面——通常你会觉得体面，但